宋文鑑目録

卷十

宋文歸目錄卷十終

宋文歸卷十

竟陵鍾　惺伯敬父選評
古吳楊　彝子常父叅閱

張載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

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鍾惺曰。體會道妙。最親切明透。使人讀之爽然見性體之大。程子謂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良不虛已。

張載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引歸一作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鍾惺曰：東銘詞義、雖與西銘有淺深廣狹之不同、然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其開警後學、亦云至矣。



張載與趙大觀書

載啓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温諭三反旦夕仲冬漸寒恭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鄉煎聆被旨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獻山僻修慝免過弗能固無暇撰述空自言慕鄒謌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迨之資而亟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所患日久不足而未果它為也辱問及之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所聞力所逮叔愛自厚以需大者之求不勝切切

鍾惺曰、後之著書立言者。視此不能無愧。

張載慶州大順城記

慶曆二年其月某日經畧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某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為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疆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柔天子曰嘻是不可捨眷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於朝講士於野鍇刑吝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於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衆士未練空勿與競當避其疆條以計勝吾觀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横午縱余欲連辟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

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於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蚤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疆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鬬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陣以完。溪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寧。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列而止。薦聞於天。天子曰嘵。我嘉

汝賢。錫疇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茅坤曰。古宕之極。而中饒勝算。



劉摯請修勅令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豊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

之所紀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
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
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令
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
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
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
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
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
時之宜究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

慶曆嘉祐以來舊勑與新勑參照去取畧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鍾惺曰揭出先王刑期無刑之意而末世繁密之條自有不堪聞見者矣

茅坤曰一語已撮其要

劉摯請重修太學條制

臣竊以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才非行法之地也群賢衆聚師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也往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疑家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為證左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太學之政今豈不大繆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

居順之曰即孟子草芥寇仇之意而語氣和平

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肄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益其意不如是疎也其道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

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衆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勅仍乞先賜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為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鍾惺曰博士何官諸生何事而禁不相見禁得不情不經可咲之甚得此論庶可正當時小人之無忌憚矣

梁燾論呂六防乞以早罷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罷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蒞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為憂以妨賢為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恩數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去位

陳仁錫曰大臣進退自宜如此

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為宜皆為
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
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
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甚少
一有之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以此
小臣從而庶士大夫化之皆磨礪振潔以節槩相高風俗純美由此
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為計寖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
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亦不知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
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

公議為之鄙薄私交為之嘆息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疎絕朝廷雖以之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衆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相之材亦不多也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為其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為言者之所指摘不為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

吳坤曰示
吳正論

它日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奈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於是大防真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春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職臣愚切謂士不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公卿之世議者以為偏論臣乃謂之知言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裕之言未為過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為校仇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

朝籍。乃為秘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為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閣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或為吏部南曹郡牧判官。又高則為省府推判官。或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又擇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講讀。或擢為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為公卿執政。以隮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奉使。鎮撫皆有風績可觀。間有不才闒茸者。罔預於其間。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為盛。此蓋太宗皇帝見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援親黨。徼此以為進人之

階○浮躁狂妄者爭趍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為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廉耻之節○靡有孑遺○既無素養之才○恭苟合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闕○用借吏○以致朝廷獻薄○館閣遽行寢罷○陛下即位以来○招賢樂善○追復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試以充其選○獨不詳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切計議者○必謂昔之崇文院○已改為秘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閣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名雖改○而秘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既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添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虚名為士

大夫進取之階。不唯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秘省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與舊帶職之人。並令入館供職。依舊食於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群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廉恥清議。公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寔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惓惓之意。惟陛下采擇。臣愚不勝幸甚。

鍾惺曰、呂大防以戇直立朝八年。終始如一。宣仁時懇乞避位。宣仁不允。及宣仁崩。御史摭時旨論之。卒竄死嶺南。可謂罪太非禮太也。肅此奏。論大防。正所以保全大防也。

王巖叟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臣竊以人得於表裏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其諸府之辟召羣司之表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申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而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外官司舉官法以揚公議

鍾惺曰只數語若不深論而大意了然

譚元春曰。簡踣似漢人奏記。

鑑按曰用忍不忍四字最動人

王巖叟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臣伏以救災卹患惟恐有所不至以傷其仁先王之用心也隨施以有求乘危以論利益不忍爲臣按祖宗賑濟舊法災傷無分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皆得借貸但令隨稅納元數而已未嘗有息也故四方之人霑惠者普銜恩者深郡縣倉廪以陳易新者多其後刻薄之吏陰改舊法必待災傷放稅七分以上方許貸借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緣災傷放稅多是監司以聚斂為急威脅州縣州縣又承望風旨不復體心朝廷以災傷的實分數餘放苗放及七分者災傷已是十分況少肯放及七分又六分之與七分相去

幾何毫釐之間何以辨別幸而得為七分則有借貸不幸而為六分則無借貸但繫檢災官吏一言之高下而被災百姓幸不幸相遠如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為赤子均遇天災豈容因災偏令出息計其所得則甚少論其所損則實多乖陛下平一之心虧朝廷光大之施臣乞復如舊法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户等第均令免息庶幾聖澤無閒感人心於至和天下幸甚如允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求水災州縣乞先次指揮施行

茅坤曰愷切

孫鑛曰論將机實透

鄭俠論新法進流民圖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之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

鍾惺曰痛
亦安石

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趨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

亂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賛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共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内臣應於外而位嘉之德下浸於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傚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禄駕馭天

茅坤曰妙論

茅坤曰真心憂國愛民議論自高人一等

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逞圖報而終身饕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存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斗斛錢粃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饕餮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干萬重之天闕以

鍾惺曰凡心人事看得毫髮不爽非忠義激烈而漫言也

告訴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経聖明眼目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鍾惺曰。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即罷青苗等法十八事。民間歡呼相賀。是日果大雨。即出鄭俠所進圖責輔臣。此時天心人事俱感動主心矣。及呂惠卿輩相與環泣。乃又復新法而罪俠。則是天心人事不足奪安石惠卿之情面矣。自古奸臣何能誤國。皆人主溺愛奸臣自誤之也。